



鲁迅的著作

魯迅的几篇作品

青年团北京市委宣傳部編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

鲁迅的几篇作品
青年团北京市委宣传部编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(北京东长安街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·印张2 4/16·字数39,000字

1956年10月第1版 195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1·62 定价：(6)0.20元

54500

橫眉冷對千夫指

俯首甘為孺子牛

——魯迅

目 录

一件小事.....	1
故乡.....	4
祝福.....	15
生命的路.....	32
立論.....	34
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.....	36
紀念刘和珍君.....	39
讀書雜談.....	44
“友邦惊詫”論.....	51
我們不再受騙了.....	54
从孩子的照相說起.....	57
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嗎.....	61
說“面子”.....	63
答托洛斯基派的信.....	66
后記.....	68

一件小事

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。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，算起来也很不少；但在我心里，都不留甚么痕迹，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，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，——老实说，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。

但有一件小事，却于我有意义，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，使我至今忘记不得。

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，大北风刮得正猛。我因为生计关系，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。一路几乎遇不见人。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，教他拉到S门去。不一会，北风小了，路上人马渐多起来，只剩一条洁白的大道来。车夫也跑得更快。刚近S门，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，慢慢地倒了。

跌倒的是一个女人，花白头发，衣服都很破烂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；车夫已经让开道，但伊的破棉袄还没有盖严，微风吹着，向外展开，所以终于兜着车把。

幸而車夫早有点停步，否則伊定要栽一个大筋斗，跌到头破血出了。

伊伏在地上；車夫便也立住脚。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，又没有别人看见，便很怪他多事，要自己惹出是非，也誤了我的路。

我便对他說：“没有什么的。走你的罢！”

車夫毫不理会，——或者并没有听到，——却放下車子，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，攙着臂膊立定，問伊說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摔坏了。”

我想，我眼見你慢慢倒地，怎么会摔坏呢？装腔作势罢了，这真可憎惡。車夫多事，也正是自討苦吃，現在你自己想法去。

車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話，却毫不躊躇，仍然攙着伊的臂膊，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。我有些詫異，忙看前面，是一所巡警分駐所，大風之后，外面也不見人。这車夫扶着那老女人，便正是向那大門走去。

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異样的感觉，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后影，刹时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須仰視才見。而且他对于我，漸漸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，甚而至于要將我壓倒，壓藏在着的“小”来。

我的活力这时大約有些凝滯了，坐着沒有动，更沒有想，直到看見分駐所里走出一个巡警，才下了車。

巡警走近我說：“你自己雇車罢，他不能拉了。”

我沒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銅元，交給巡警，說：“請你給他……”

風全住了，路上还很靜。我走着，一面想，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。以前的事姑且擱起，这一大把銅元又是什么意思？獎他么？我还能裁判車夫么？我不能回答自己。

这事到了現在，还是时时記起。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，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。几年来的文治武力，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讀过的“子曰詩云”一般，背不上半句了。独有这一件小事，却总是浮在我眼前，有时反更分明，教我慚愧，催我自新，并且增長我的勇气和希望。

一九二〇年七月

故 乡

我冒了严寒，回到相隔二千余里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。

时候既然是深冬；渐近故乡时，天气又阴晦了，冷风吹进船舱中，呜呜的响，从篷隙向外一望，苍黄的天底下，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，没有一些活气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。

阿！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？

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。我的故乡好得多了。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，说出他的佳处来，却又没有影象，没有言辞了。仿佛也就如此。于是我自己解释说：故乡本也如此，——虽然没有进步，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，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，因为我这次回乡，本没有什么好心绪。

我这次是专为别他而来的。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，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，交屋的期限，只在本年，所以必须赶

在正月初一以前，永別了熟識的老屋，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，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。

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。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，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。几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，所以很寂靜。我到了自家的房外，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，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侄兒宏兒。

我的母親很高興，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，教我坐下，歇息，喝茶，且不談搬家的事。宏兒沒有見過我，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。

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。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，又買了几件家具，此外須將家里所有的木器賣去，再去增添。母親也說好，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，木器不便搬運的，也小半賣去了，只是收不起錢來。

“你休息一兩天，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，我們便可以走了。”母親說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還有閩士，他每到我家來時，總問起你，很想見你一回面。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，他也許就要來了。”

這時候，我的腦里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：深藍的天空中挂着一輪金黃的圓月，下面是海邊的沙地，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，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，頂帶銀圈，手捏一柄鋼叉，向一匹獐盡力的刺去，那獐却將身一扭，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。

這少年便是閩士。我認識他時，也不過十多歲，離現在

將有三十年了；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，家景也好，我正是一個少爺。那一年，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。這祭祀，說是三十多年才能輪到一回，所以很鄭重；正月里供祖像，供品很多，祭器很講究，拜的人也很多，祭器也很要防偷去。我家只有一個忙月（我們這裡給人做工的分三種：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；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；自己也種地，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），忙不過來，他便對父親說，可以叫他的兒子閏土來管祭器的。

我的父親允許了；我也很高興，因為我早聽到閏土這名字，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紀，閏月生的，五行缺土，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閏土。他是能裝葎捉小鳥雀的。

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，新年到，閏土也就到了。好不容易到了年末，有一日，母親告訴我，閏土來了，我便飛跑的去。看。他正在廚房里，紫色的圓臉，頭戴一頂小氈帽，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，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，怕他死去，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，用圈子將他套住了。他見人很怕羞，只是不怕我，沒有旁人的時候，便和我說話，於是不到半日，我們便熟識了。

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，只記得閏土很高興，說是上城之後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。

第二日，我便要他捕鳥。他說：

“這不能。須大雪下了才好。我們沙地上，下了雪，我掃出一塊空地來，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，撒下秕谷，看鳥雀來吃時，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，那鳥雀就罩在

竹匾下了。什麼都有：稻雞、角雞、鶉鴒、藍背……”

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。

閩土又對我說：

“現在太冷，你夏天到我們這裡來。我們日里到海邊檢貝壳去，紅的綠的都有，鬼見怕也有，觀音手也有。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，你也去。”

“管賊么？”

“不是。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，我們這裡是不算偷的。要管的是獾豬、刺蝟、獾。月亮地下，你听，啦啦的响了，獾在咬瓜了。你便捏了胡叉，輕輕地走去……”

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獾的是怎麼一件東西——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——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。

“他不咬人么？”

“有胡叉呢。走到了，看見獾了，你便刺。這畜生很伶俐，倒向你奔來，反從胯下竄了。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……”

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；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壳；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，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裡出賣罷了。

“我們沙地里，潮汛要來的時候，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，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……”

阿！閩土的心里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，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。他們不知道一些事，閩土在海邊時，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裡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。

可惜正月过去了，闊土須回家里去，我急得大哭，他也躲到厨房里，哭着不肯出門，但终于被他父亲帶走了。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帶給我一包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鳥毛，我也曾送他一兩次东西，但从此沒有再見面。

現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，我这兒时的記憶，忽而全都閃电似的苏生过来，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。我应声說：

“这好極！他，——怎样？……”

“他？……他景况也很不如意……”母亲說着，便向房外看，“这些人又来了。說是买木器，順手也就随便拿走的，我得去看看。”

母亲站起身，出去了。門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，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，和他閑話：問他可会写字，可願意出門。

“我們坐火車去么？”

“我們坐火車去。”

“船呢？”

“先坐船，……”

“哈！这模样了！鬍子这么長了！”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。

我吃了一吓，赶忙抬起頭，却見一个凸顴骨，薄嘴唇，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兩手搭在髀間，沒有系裙，張着兩脚，正像一个画圖仪器里細脚伶仃的圓規。

我愕然了。

“不認識了么？我还抱你咧！”

我愈加愕然了。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，从旁說：

“他多年出門，統忘却了。你該記得罷，”便向着我說：“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，……開豆腐店的。”

哦，我記得了。我孩子時候，在斜對門的豆腐店里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，人都叫伊“豆腐西施”。但是擦着白粉，顴骨沒有這麼高，嘴唇也沒有這麼薄，而且終日坐着，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。那時人說：因為伊，這豆腐店的賣買非常好。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，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，所以竟完全忘却了。然而圓規很不平，顯出鄙夷的神色，仿佛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侖，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，冷笑說：

“忘了？這真是貴人眼高……”

“那有這事……我……”我惶恐着，站起來說。

“那麼，我對你說。迅哥兒，你闊了，搬動又笨重，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，讓我拿去罷。我們小戶人家，用得着。”

“我並沒有闊哩。我須賣了這些，再去……”

“阿呀呀，你放了道台了，還說不闊？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；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，還說不闊？嚇，什麼都瞞不過我。”

我知道無話可說了，便閉了口，默默的站着。

“阿呀阿呀，真是愈有錢，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，愈是一毫不肯放鬆，便愈有錢……”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，一面絮絮的說，慢慢向外走，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里，出去了。

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。我一面应酬，偷空便收拾些行李，这样的过了三四天。

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，我吃过午饭，坐着喝茶，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，便回头去看。我看时，不由的非常出惊，慌忙站起身，迎着走去。

这来的便是闰土。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，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。他身材增加了一倍；先前的紫色的圆脸，已经变作灰黄，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；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，周围都肿得通红，这我知道，在海边种地的人，终日晒着海风，大抵是这样的。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，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，浑身瑟索着；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，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，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，像是松树皮了。

我这时很兴奋，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只是说：

“阿！闰土哥，——你来了？……”

我接着便有许多话，想要连珠一般涌出：角鸡、跳鱼儿、贝壳、猹，……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。单在脑里面回旋，吐不出口外去。

他站住了，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；动着嘴唇，却没有作声。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，分明的叫道：

“老爷！……”

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；我就知道，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。我也说不出话。

他回过头去说，“水生，给老爷磕头。”便拖出躲在背后的

孩子来，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閩土，只是黃瘦些，頸子上沒有銀圈罢了。“这是第五个孩子，沒有見過世面，躲躲閃閃……”

母亲和宏兒下楼来了，他們大約也听到了声音。

“老太太。信是早收到了。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，知道老爷回来……”閩土說。

“阿，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。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？还是照旧：迅哥兒。”母亲高兴的說。

“阿呀，老太太真是……这成什么規矩。那时是孩子，不懂事……”閩土說着，又叫水生上来打拱，那孩子却害羞，紧紧的只貼在他背后。

“他就是水生？第五个？都是生人，怕生也难怪的；还是宏兒和他去走走。”母亲說。

宏兒听得这話，便来招水生，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。母亲叫閩土坐，他迟疑了一回，終於就了坐，將長烟管靠在桌旁，遞过紙包来，說：

“冬天沒有什么东西了。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，請老爷……”

我問問他的景况。他只是搖頭。

“非常难。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，却总是吃不够……又不太平……什么地方都要錢，沒有定規……收成又坏。种出东西来，挑去卖，总要捐几回錢，折了本；不去卖，又只能爛掉……”

他只是搖頭；臉上虽然刻着許多皺紋，却全然不动，仿

佛石像一般。他大約只是覺得苦，却又形容不出，沉默了片時，便拿起烟管來默默的吸煙了。

母親問他，知道他的家里事務忙，明天便得回去；又沒有吃過午飯，便叫他自己到廚下炒飯吃去。

他出去了；母親和我都嘆息他的景況：多子、饑荒、苛稅、兵、匪、官、紳，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。母親對我說，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，盡可以送他，可以听他自己去揀擇。

下午，他揀好了几件东西：兩條長桌，四個椅子，一副香爐和燭台，一杆抬秤。他又要所有的草灰（我們這里煮飯是燒稻草的，那灰，可以做沙地的肥料），待我們啓程的時候，他用船來載去。

夜間，我們又談些閑天，都是無關緊要的話；第二天早晨，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。

又過了九日，是我們啓程的日期。閩士早晨便到了，水生沒有同來，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只。我們終日很忙碌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。來客也不少，有送行的，有拿東西的，有送行兼拿東西的。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，這老屋里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，已經一掃而空了。

我們的船向前走，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，都裝成了深黛顏色，連着退向船后梢去。

宏兒和我靠着船窗，同看外面模糊的風景，他忽然問道：“大伯！我們什麼時候回來？”

“回來？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。”